

吉卜赛的诱惑



● 徐 讷 著
JIPUSAI DE YOHUO

《中国新文艺大系》参考丛书

• 《中国新文艺大系》参考丛书 •

吉卜赛的诱惑

● 徐 訇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《中国新文艺大系》参考丛书

吉卜赛的诱惑

徐 许 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北京市朝阳区隆昌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3.25印张 2插页 328千字

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600册

ISBN 7-5059-0744/I·501 定价：4.50元

出版说明

本丛书作为《中国新文艺大系》的参考补充部分，所收录的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过一定影响、在思潮流派方面有一定的代表性、艺术上有独到之处的作品。这些作品曾经受到批评或批判，因而长期被冷落，几十年未得重印，在今天已经难于寻觅了。

本丛书的出版，是配合《大系》的正编，向读者提供充分的现代文学资料，力求完整地反映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性、生动性、多样性和复杂性，从而再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真实面貌。

本丛书包括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等门类，将陆续出版。

本丛书收录的作品，除明显的文字错讹之处由编者斟酌校正外，其他一律不作任何删改，以保持作品的原貌。个别地方必要时，由编选者加以简要注释。

本丛书的每卷书后，均附编选者所撰跋语。跋语对作者和作品的背景作简要介绍，也谈些编选者的看法，以供读者参考。

1028/17

目 次

- 1 鬼恋
- 54 荒谬的英法海峡
- 140 吉卜赛的诱惑
- 196 一家
- 262 旧神
- 312 精神病患者的悲歌
- 411 胡明方，编后记

鬼 恋

说起来该是十年前了，有一天，我去访一个新从欧洲回来的朋友，他从埃及带来一些纸烟，有一种很名贵的我在中国从未听见过的叫做Era，我个人觉得比平常我们吸到的埃及烟要淡醇而迷人，他看我喜欢，于是就送我两匣。记得那天晚上我请他在一家京菜馆吃饭，我们大家喝了点酒，饭后在南京路一家咖啡店里闲谈，一直到三更时分才分手。

那是一个冬夜，天气虽然冷，但并没有风，马路上人很少，空气似乎很清新，更显得月光的凄艳清绝，我因为坐得太久，又贪恋这一份月色，所以就缓步走着。心里感到非常舒适的时候，忽然想吸一支我衣袋里他送我的纸烟，但身边没有带火，附近也没有什么可以借火的地方与路人，一直到山西路口，才寻到那路上有一家卖雪茄纸烟与烟具的商店，我就拐弯撞了进去。大概那商店的职员已经散工了，里面只有一个掌柜在柜上算帐，一个学徒在收拾零星的东西，自然更没有别的主顾。

但当我买好洋火，正在柜上取火点烟的时候，后面忽然进来一个人，是女子的声音：

“你们有Era么？”

“Era？”掌柜这样反问的时候，我的烟已着在我的嘴上，所以也很自然的回过头去。

是一位全身黑衣的女子，有一个美好的身材，非常奇怪，那

付洁净的有明显线条美的脸庞我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，虽然我想不出到底是哪里。她正同掌柜对话：

“你们也没有这种烟么？”

“没有，对不起，我们没有。”

这时候，我已经走出了店门，心里想着事情有点巧，怎么她竟会要买这Era的烟呢？还有那付无比洁净的脸庞，到底我在哪里见过的呢？为什么这样晚还在这里买烟？我想着想着已经转出南京路了。突然在转角的地方有一个黑影拦住了我的去路，问：

“人，请告诉我去斜土路的方向。”

我吓了一跳，愣了。一种无比锐利的眼光射在我的脸上，等我的回答。我一时竟回答不出，待我有余地将眼光向她细认时，我意识到就是刚才在店里想买Era的女子。

她怎么会在我的面前呢？我想。但随即自己解答了，这要不是我不自觉的为想着问题走慢了，而没有注意她越过我，就是她故意走快点避开我的注意而越过我的。

“斜土路，我说的是斜土路。”

月光下，她银白的牙齿像宝剑般透着寒人的光芒，脸凄白得像雪，没有一点血色，是凄艳的月色把她染成这样，还是纯黑的打扮把她衬成这样，我可不得而知了。忽然我注意到她衣服太薄，象是单的，大衣也没有皮，而且丝袜、高跟鞋，那么难道这脸是冻白的。我想看她的指甲，但她正带着纯白的手套。

“人，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？”脸一百念分庄重，可是有一百三十分的美。这使我想起霞飞路上不知哪一段的一个样窗里，一个半身银色立体形的女子模型来。我恍惚悟到刚才在烟店里那份似曾相识的感觉之来源。这脸庞之美好，就在线条的明显，与图案意味的浓厚，没有一点俗气，也没有一点市井的派头，这样一想，反觉得我刚才“似曾相识”的感觉是很可笑的。

“你在想什么？不愿别人问你的路么？”

她锋利的视线仍旧逼着我的面孔，使我从浪漫的思维上严肃起来，我说：

“我在想，想这实在有点奇怪，问路的人竟不叫别人‘先生’或‘长者’而单声地叫一声‘人’，难道你是神或者是上帝么？”我心里觉得她的美是属于神的，所以无意识地说出这“神”字，但是我随即用平常的微笑冲淡了那责问的空气。

“我不是神，可是我是鬼。”她的脸冷艳得象久埋在冰山中心的白玉，声音我可想不出用什么来形容，如果说在静极的深谷中，有冰坠子在山崖上溶化下来，一滴一滴的滴到平静池面上的声音来象征地的清越，那么该用什么来象征她严肃与敏利呢？

“是鬼？”我笑了，心里想：“南京路上会见鬼！”

“是的，我是鬼！”

“一个女鬼在南京路上走，到烟店里买名贵的埃及烟，向一个不信鬼的人问路？”

我笑了，背靠在墙上，手放在大衣袋里。

“你不相信鬼？”

“还没有相信过，这是真的；但假如有一天相信，也不会在上海南京路上，也决不会对一个在烟店里想买Era烟，又胆敢向一个男子问路的美女来相信。”

“那么你怕鬼么？”

“我还没有相信世上有鬼这样的东西，怎么谈得到怕？”

“那么你敢陪我到斜土路么？”

“你想激我陪你去斜土路么？”

“为什么说我激你？”

“你为什么不说愿意不愿意，而说敢不敢呢？”

“那么我就问你愿意不愿意好了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去斜土路，这样晚？”

“因为到了斜土路，我就认识我的归路。”

这时候我们不自觉的并肩走起来。我说：

“那么你是怎么来的呢？”

“走着走着就来了。”

“那么你是到南京路来玩的？”

“我在黄浦江上看月。”

“一个人？”

“不，一个鬼。”

“这样晚？”

“是的，如果用你人的眼光来说。”

“那么你也该乏了，让我叫一辆汽车送你回去好么？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是我不会叫汽车？还是你走不动，还是你不敢或者不愿陪我走。”

“你是鬼？”我笑：“一个陌生的男人陪你去斜土路你不怕？”

“在僻静的地方是鬼的世界，人应该怕了。”

“我怕什么？”

“你，你……至少要怕迷路。你知道僻静的地方，鬼路复杂，人是要迷住的，你难道没有听说‘鬼打墙’么？但是在热闹的地方，像这南京路，人的路就比鬼复杂，鬼是被迷住了。”

“你是说你是鬼，而被‘人打墙’迷住了。所以不认识路？”

“是的。”她点一点头说。

“那么我陪你去，但是如果我迷路了，你也要指点我一个出路才对。”

“那自然。”

她每次回答时，我都回头看着她：她一句有一句的表情，说第一句时眉毛一扬，说第二句时眼梢一振，说第三句时鼻子一张，点点头，说第四句时面上浮着笑涡，白齿发着利光。这四句答语的表情，像是象征什么似的吸引了我，这时就是她在送到时要咬

死我，我也没法不愿意了。我说：

“那么好，我陪你走到斜土路。”我说着就拿一支Era来抽，忽然想起买Era的事情，所以就递给她，问：

“你抽烟吗？”她拿了一支，说：

“谢谢你。”

于是我停下来擦洋火。当我为她点火的时候，我发现这银白而洁净的颜色，实在是太没有人气了。

那么难道这是鬼，我想。不，我接着就自己解释了，或者是擦粉太多，或者是大病以后，再或者是天生的特殊的肤色，假如是我爱人的话，我一定会问：“为什么不抹点胭脂。”自然我没有同她这样说，但是她先开口了。

“啊，这是Era！你那里买的？”她喷了一口烟说。

“是一个朋友送我的，但是奇怪，你怎么知道这是Era呢？”

“你不知道鬼对于烟火有特别明锐的感觉吗？你们祭鬼神不都用香烛么？”

“你又是鬼！”我笑了，但是我心里也有点怕起来。可是当我向她注视时，她美丽的面容立刻给我无限的勇气，我又矜持着说：

“但是这不是香烛是纸烟。”

“对的，但在鬼也是一样，不用说是我自己抽了，只要是别人在抽，我知道名称的我都说得出来，但这还不算希奇，我还辨得出这纸烟装罐的日期。”她说这句话时，态度没有刚才的严肃，这表示这句话是开玩笑，那么难道以前的话都是真的么？然则她真是鬼了。

我没有说什么，静静地伴着她走。马路上没有一个人，月色非常凄艳，路灯更显得昏黑，一点风也没有，全世界静得只有我们两个人的脚步声。我不知道是酒醒了还是怎的，我感到寂寞，我感到怕，我希望附近火起，有救火车敲着可怕的铃铛驶来，那

么它会提醒我这还是人世；我甚至希望有枪声在我耳边射来。……

但是宇宙里的声音，竟只有我们可怕的脚步，突然，她打破了这份寂静，说：

“你以前还没有同鬼一同走过路吧。”

我清醒过来看她，她竟丝毫没有半点可怕的表情，同样的镇静与美。到底她是习惯于这样寂寞的境界呢？还是体验不到这寂寞的境界呢？

“你怕了，你有点怕了，是不是？”她讥讽似的说。

“我怕？我怕什么？难道怕一个美丽的女子。”

“那么你为什么 not 回答我，我问你，你以前还没有同鬼一同走过路吧？”

“是的，我以前没有，现在也没有，而且将来永远不会有。”说出了我有点后悔，这句话实在说得太局促了，似乎我是怕她提起鬼似的。她好像有意捉弄我的说：

“但是你现在正伴着鬼在走。”

“我不会相信有这样美的鬼。”

“你以为鬼比人要不美许多么？”

“这是自然的，人死了才成鬼。”

“你是将人的死尸作为鬼了！”她说：“你以为死尸的丑态就是鬼的形状么？”她笑了，这是第一次发声的笑，这笑声似乎极富展延声似的，从笑完起，这声音悠悠悠悠的高起来，似乎从人世升上天去，后来好像已经登上了云端，但隐约地还可以让我听到。

我望望天空。天空上有较好的月，稀疏的星点，还有是幽幽西流的天河。

“人间腐丑的死尸，是任何美人的归宿，所以人间根本是没有美的。”

“但是鬼是人变的，最多也不过是一个永生的人形，而不会

比人美的。”

“你不是鬼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可是你也不是人呢！”

“但是我以前是人，是一个活泼的人！”

“我想你现在也是的。”

她微喟一声，沉默了，我们默然走着。

到一条更加昏黑的街道了，月光更显得明亮，她忽然望望天空，说：

“自然到底是美的。”

“夜尤其是美。”

“那么夜正是属于鬼的。”

“但是你可属于白天。”我说。

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我的意思是夜尽管美，但是你更美。”

“在鬼群里，我是最丑恶的了。”

“假如你真是鬼，我一定会承认鬼美远胜于人，但是你是人。”

“你一定相信我是人么？”

“自然。”

“假如我在更僻静的地方，露一点鬼相给你看。”她还是严肃地说。

“是更美的鬼相么？”

“怕，你见了会怕。”

我的确有点怕，但是我镇静着把她当作女子说：

“我不必露鬼相，讲一个鬼故事，就可以使你怕了。”

“你讲，你讲讲看。”

“你真的不会骇坏么？”我故意更加轻佻地说。

“骇坏？”她第二次发着笑声说：“天下可有鬼听人讲故事

而骇坏的么？”

于是我讲了一个故事：

“‘有一次有一个大胆的人在山谷里迷途了，忽然看见前面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子在走，他知道三更半夜在深山冷谷中决没有一个单身的女子的，所以他断定她是鬼，于是他就跑上去，说：

“‘我在这里迷路已经有两个钟头了，你可以告诉我一条出路么？’

“那个女子笑笑回答：

“‘不瞒你说，我只知道回家的一条路。’

“‘那么我就跟你走好了。但是奇怪，怎么三更半夜你一个单身的女子会在这里走路？’

“‘有事情呀。我母亲老病复发了，我去求药的，你看这个深山冷屋中附近又没有亲友，所以不得不跑到七里外的姑母家。’

“‘啊，你手上就是药么？’那个男人这样问她。

“‘是的。’她说。

“‘我可以替你拿么？’男的故意再问她，但是她说：

“‘不，谢谢你。’

“星月皎洁，风萧萧，歇了一回，男的又问：

“‘你难道一点不怕么？’

“‘这条路我很熟。’

“‘但是假如我存点坏心呢？’

“女的没有回答，笑了一笑。又静了一回。这个男人又说：

“‘我忽然感到我们俩实在是有缘的，怎么我无缘无故会迷路了，怎么我忽然碰见你了，怎么我忽然想到……’他说了半句不说下去。

“‘想到什么？’

“‘想到假如你是我的情人，或者妻子，在这里一同走是多么愉快的事。’

“你这人真是奇怪……”

“不是我奇怪，是你太美丽了；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男人，见了你这样美丽的女子，难道会不同情么？”他说着说着把手挽在她臂上。

“你怎么动手动脚的？”

“我迷路两个钟头，山路不熟，脚高脚低的，所以只好请你带着我，假如你肯的话，陪我休息一下怎么样？”他把她的臂挽得更紧了。

“好的。那么让我采几支柑子来吃吃，我实在有点渴了。”她想挣开去，但是男的紧拉着她：

“那么我同你一同去，我也有点渴，有点饿了。”

“不用，不用，你看，这上面不都是柑子么？”她说着说着人忽然长起来，一只手臂虽然还在男的臂上，另外一只手已经在树上采柑子，一连采了三只，慢慢又恢复原状，望望男的。

“男的紧挽着她的臂，死也不放的装做一点不知道她的变幻说：

“你真好，现在让我们坐下吧。”他一面说着，一面把她拉在地上坐下，手臂挽着她的手臂，手剥着柑子，剥好了先送到女的嘴里去。

“谢谢你。”女的吃了柑子说，但当男的吃了两口柑子时，她忽然说：

“啊哟，怎么柑子会辣我舌头，你替我看看，我舌头上有什么？”

“男的回头察看她的舌头时，她舌头忽然由最美的变成最丑的，慢慢地大起来，长起来，血管慢慢的膨胀起来，一忽儿突然爆裂，血流满紫青色厚肿的嘴唇。她妩媚的眼睛也忽然突出来，挂满了血丝，耳朵也尖尖地竖起来。但是这男的还假装着不知，他说：

“‘一点没有什么？一定是柑子酸一点，你大概不爱吃酸的吧？’男的一面说，一面还是紧挽着她的臂，眼睛还是望着她，看她慢慢地恢复了常态，舌头小下来，嘴唇薄下来，眼睛缩进去，露出原来的妩媚。男的说：

“‘有人说这条路上很难走，常常会碰见可怕的鬼，但是我反而碰见像你这样的美女。’

“‘你以为我美么？’

“‘自然，你看你的眼睛，发着最柔和的光，脸满象一只玲珑的柑子，还有嘴唇，像二瓣玫瑰花瓣，还有牙齿，像是一串珍珠，啊，还有舌头，我怎么说呢，像一只小黄莺，养在那里唱歌，你说话就比唱歌还好听，啊，还有……，

“‘啊！’女的忽然打断他的说话：‘时候不早，我母亲一定着急了，我要回去。’

“‘回去么？’男的说：‘我们难得相逢，在这里多谈一回难道不好么？你看月色多么好，风也不大，还有……’

“‘但是我母亲生着病。’

“‘不要紧，不瞒你说，我正是一个医生，天一亮我就陪你去，替你母亲去看病。’

“‘那么现在去好了。’

“‘现在么？’男的还是紧挽着她的手臂：‘现在我实在走不动了，还有我实在怕，前面那个树林里我怕真会碰见鬼。’

“‘但是我就是鬼。’女的严肃地说。

“‘你是鬼！’男的哈哈大笑起来：‘笑话，笑话，像你这样的美女会是鬼！’

“‘你不相信么？’

“‘你说给三岁的孩子都不会相信的。’

“‘你不要装傻。’她说说着着眼睛眉毛以及嘴角都弯了下来，牙齿长出在嘴角外面有三四寸，鼻子只有两个洞，头发一根

根竖了起来，声音变成尖锐而难听：

“‘现在你相信了吧？’

“‘哈哈哈哈哈，’男的还是笑：‘你说给三岁的孩子都不会相信，说是这样的美女会是鬼！’

“女的又恢复了原状，她说：

“‘我有什么美呢，我的三个妹妹都比我美，假如你愿意，你到我家里去看看好了。’

“‘那么等天亮了我一定去。’男的紧挽着她的手臂说。

“这时候女的发急了，只得央求他说：

“‘我第一次碰见你这样大胆的人，但是你要是不让我回去，到天亮我就要变成水了，所以请你可怜我，让我回去吧。’

“‘你实在太可爱了，好，现在我陪你回家，我希望以后同你家做个朋友，常常到你地方来玩，你们可不要再骇我了。’

“‘那好极了。’

“这样他们就臂挽臂的在月光下走着，一路上谈谈话，大家也没有什么隔膜。

“这样一直到她家里，她家里布置很洁净，她有一个母亲同三个妹妹，母亲并没有病，她们暗地里说了一番话后，招待他非常殷勤，捧了喜糕同咖啡茶请他吃，她母亲还谢谢他陪她女儿回来，并且说他是累了，为他铺床，最后请他去休息。

“她母亲陪他进一间白壁绿窗的房间，房内没有别的布置，只有一张白色的桌子，二只白色的长凳同一张灰色的床，铺着黄绸的被，他就糊里糊涂的睡下去了。后来她母亲还走进了一趟，象慈母对待远归的儿子一样，替他放下灰绿色的窗帘，又替他盖好被铺，说：

“‘把头完全伸在被头外面吧，这样比较卫生些。’

“这位母亲出去后，他就睡着了。

“一觉醒来，他原来睡在一个坟前的石栏里，栏口长满了青

草，大概好久无人来扫墓了。盖在他身上的是一厚层黄土，幸亏头伸在外头，否则怕也早已闷死。

“他起来看看墓碑，写的是‘张氏母女之墓’。走了几步，感到喉头非常不舒适，颇想呕吐，等呕出来一看，奇臭难闻，吐出不少牛粪牛溺，方才悟到这就是刚才所吃的喜糕同咖啡茶。

“后来他很想再会到这个女鬼，但是白天去看看是坟墓，夜里终是摸不到那块地方……”

我讲完这个故事，又拿出香烟，给她一支，我自己衔了一支；有点风，划了两根洋火都灭了，大概是霞飞路吧，那时候自然没有现在热闹，又兼是深夜，死寂得没有一个动物同一丝有声音，街灯昏暗异常，月光更显得皎洁，路树迎风萧萧，我好像溶在自己所讲的故事里头，而身旁的女子正是我故事里的人物：当我为她燃烟的时候，我的手似乎发着抖，我怕我会照出她忽然变了形，或者嘴唇厚肿起来，或者眉梢眼角弯下去，或者头发竖起来，鼻子变了二个洞……但是还好，她竟还是这样的美好。她吸了一口烟，一面喷着烟，一面说：

“你的故事很有趣，但是骇坏的不是我，倒是你自己。”

“我？”我矜持着说：“我告诉你的我有同故事里的男子一样的大胆。”

“好。”她冷静地说：“那么到徐家汇路的时候，我倒要试试你的胆子看。”

我怕了，我实在有点怕起来，我没有说什么，抽着烟默默的伴着她走。她似乎感到似的，安慰我说：

“但是你放心，我不会加害于你，也不会请吃牛粪。”

“加害于我，只要是你亲手加害的，我为什么不愿意接受？”

“真的么？”她回过头来，还是那样美丽，没有一点变幻。

“真的，我敢说。”我认真地说：“我终觉得伴你走一条路是光荣的事。”